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俟卷七六

詳校官國子監祭酒臣覺羅吉善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陸肇修

易俟卷六

翰林侍讀喬萊撰

䷐ 震下兌上

程傳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萊按隨之成卦也取反對之義彖傳曰剛來而下柔是也動以說次及一體也兼山郭氏曰震東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生兌西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成

隨元亨利貞无咎

萊按隨何以全具四德也為天下所隨其亨大矣不貞能免咎乎必四德全乃可受天下之隨而无咎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萊按隨與蠱反對之卦也隨下卦之震蠱上卦之艮也變震來居兌柔之下陽隨乎陰也震動也兌說也人情不動不說則无所隨動矣又說焉卦之所以名隨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萊按隨必具四德而无咎者受天下之隨也天下曷爲乎隨之也曰隨以時也有其德無其時天下不隨也時之所在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王肅本時作之非也嚮晦宴息非隨時之義耶白雲郭氏曰堯舜隨于揖遜湯武隨于征誅伊周隨于致君孔孟隨于設教皆隨時之義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平甫項氏曰震朝氣也兑暮氣也春入于秋歲之暮

也夘入于酉日之暮也木入金鄉則絶雷入澤中則蟄人入晦時則息皆隨時之義也　黄氏曰卦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萊按剛來下柔之義蠱之上九下而為隨之初九初主乎隨者也程子曰官主守也渝變也既有所隨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曷為乎變也序卦曰豫必有隨冥豫在上人心之和樂者變而為離叛矣雜卦曰隨无

故也隨乎新棄乎故矣初震之主也動也居下而動變之始也不戒其變者時當隨也戒其貞者擇所隨也出門交慎所擇也有功得所擇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萊按從正吉者諸葛亮之從劉備正也荀彧之從曹操非正也不失有内不失已外不失人兩義不出門不能擇也不能擇兩失之矣詎有功乎擇則正正乃有功若荀彧者罪之渠也何功之有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程子之傳二爻也指五為丈夫初為小子傳三爻也指四為丈夫初為小子朱子從之平甫項氏曰凡言係者皆非正應以私意相牽係爾凡言失者正應也本有而今亡之故謂之失二與五為正應係初則失五矣三與上為正應係四則失上矣汴水趙氏曰在上曰係在下曰失以二言小子指三丈夫指初也以三言丈夫指四小子指二也萊按諸說皆未確也曷

言予未確也隨之義擇所隨也初始發難者也五成帝業者也羣雄競逐成帝業者為丈夫不成帝業為小子丈夫謂五小子謂初也何與焉當成敗未分之日而擇所隨焉非識時務者不能決也二應五而比初周公為之商所隨曰若係小子則失丈夫矣三遠於五亦不近於初周公為之商所隨曰若係丈夫失小子而已雖兩分說而誠其係丈夫不係小子之意已在言外如范增之隨項羽係小子也韓信之去楚

歸漢馬援之去隗囂而歸光武秦叔寶之去王世充

而歸太宗皆係丈夫而失小子之證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某按二之係二之失也三之失三之得也雲峯胡氏

曰瘡以潰為得疾以去為得失小子三之所以有得

也隨所求而有得得所隨矣居貞之戒何哉曰懼其

變所隨也曷為懼其變也曰三不中不正也若呂布

之隨董卓變所隨也關羽不隨曹操不變所隨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舍音捨叶滸

翠按志舍下明指初矣項先生謂四何哉曰志發于心之誠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翠按初言不失二言失三言失故得四無失而有獲矣曷言乎有獲也津要之位陽剛之才當隨之時隨之者衆矣雖然隨之者衆非臣道所宜也在上有専

擅之嫌在下有黨附之咎雖正亦凶然則如之何周
公曰无難也當斯任者患其存于中者有弗誠也施
于事者有弗道也上下之分安危之機有弗明也苟
非然也何咎之有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萊按大臣而受天下之隨危道也其義凶者不必問
其事也周公戒之以有孚在道以明孔子側重明字
履高位者明哲為先也如淮陰侯之作假王蓋絳灌

非孚也非道也而總由于不明若郭汾陽不媿斯義

九五孚于嘉吉

萊按五受天下之隨者也受天下之隨未有无良臣之助者孚于嘉焉是以吉也易言君孚臣者四隨之孚孚二也大有之孚亦孚二也君子也小畜之孚孚四也兑之孚孚上也小人也鳴孚孚美德也或孚于君子或孚于小人各居其半焉以兩朝言之如漢宣孚魏相丙吉則治漢元孚弘恭石顯則亂以一朝言

之如唐明皇孚姚崇宋璟則治孚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居九五之位者其亦慎所孚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進齋徐氏曰明五之于二皆得乎位之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亨音見大有卦後升卦同

程子曰太王去豳來岐隨之者如歸市人心固結而不可解此其亨王業于西山也本義亨作享誠意之極可通神明也程朱不合平甫項氏曰拘係之乃從

維之明人心之變也倘人心不變何故拘係之且維
之耶萊按項先生之言是也孔子曰拘係之上窮也
窮則變也上居隨之極有變之義焉說卦曰隨无故
也咼言乎无故也曰隨乎新也初之渝變而從乎新
也上之窮亦變而從乎新也乃商之人心已去周之
王業方興故曰王用亨于西山也亨作享從朱子即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之義或曰太王王業之始不
應見于上爻見于上爻者周之始由于商之終也瞿

唐來氏曰兌西方也曰岐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 巽下艮上

程傳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為次也　東坡蘇氏曰器久不用則蟲生之謂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无為而弊生之謂蠱

來按成卦之義取二體者如蒙之山下有險險而止

是也取一爻者如小畜之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是也取卦氣者如臨之剛浸而長是也取卦象者如噬嗑之頤中有物是也取反對者如隨之剛來而下柔蠱之剛上而柔下是也觀彖傳第一句其義自見先儒不察成卦之由專發二體失輕重之義不合於孔子而全卦之義晦矣

蠱元亨利涉大川

程傳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

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息薦反後胡豆反

程子曰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獘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

朱子本鄭康成之説謂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與程子不合

萊按孔子彖傳釋先甲後甲之義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則程子之說是也若辛若丁皆不可言始也從程子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來按卦之所以名蠱者隨下卦之震剛也變艮而為蠱之上卦隨上卦之兑柔也變巽而為蠱之下卦變為巽則在下者巽順而無匡救之義變為艮則在上者苟止而無振作之功上下不交政令弛廢此其所以蠱也童溪王氏曰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為无事而不事事則後有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為事也剛上艮也柔下巽也在上者有止息而无動作在下者有巽順而無違忤則禍亂之萌乃在于已安已治之中

遂至于敗壞而不可勝矣此剛上而柔下巽而止所以成蠱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萊按蠱何以元亨也曰亂極當治也蠱元亨而天下治也非天下自治也乃往而有事故治也彖曰利涉大川此也諸卦言涉川者曰往有功蠱不言功而言事何哉序卦曰蠱者事也子治父蠱不敢言功也此

其間有天焉蠱者亂之終亨者事之始前人之亂或在氣數之中後人之亨實有循環之理天行也易之言天行者三剥復蠱是也皆盈虛消息之道也甲天干之首故曰天行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本義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已治人之道也

䝉按振民者振作其氣俾无廢惰自安之人育德者

涵養其德俾无逸豫自止之意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萊按蠱事也貞固足以幹事故治蠱者皆曰幹也不言君臣言父子者前人已壞之緒也後人幹前人之蠱故諸爻皆取父母之象也初陰柔在下非能幹者稱有子何哉曰成卦之主也初何以成卦之主也彖傳曰剛上而柔下指初也故能幹父蠱稱有子也有子則考无咎矣然何以厲也曰三年无改於父之道

禮也幹則改矣厲道也恐因其厲而憚于改也又以終吉許之孔子曰意承考者不承其事承其意也善繼善述者也謂之有子宜矣宋元祐時改熙寧新法章惇蔡京持三年無改之論傾害君子厲之一字周公見之早矣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叶朽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

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

案按漢之吕后唐之武后母之蠱也吕后之蠱惠帝不能幹而陳平幹之武后之蠱中宗不能幹而狄仁傑幹之不可貞者王陵褚遂良所以无濟陳平狄仁傑所以有功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叶斗也

案按孔子恐人悞認不可貞為詭遇之事指出得中

道補足爻義猶睽之遇主于巷補出未失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本義過剛不中故有小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

萊按初意承考善幹父蠱者二得中道善幹母蠱者三四不言母專言父者蠱之由于父者多也三過剛故悔四過柔故吝三之悔自凶而趨吉也四之吝由吉而向凶也幹蠱寧剛毋柔寧為三之悔毋為四之吝故孔子于三曰終无咎于四曰往未得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叶九也

王氏湘鄉曰以九居三剛之至也以此為臣是諍君之臣以此為子是諍父之子諍則有不順之名故始不免於小有悔然不陷君父于不義則終无大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本義以陰居陰不能有為寛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

平甫項氏曰裕益也長其惡也如泰二世以就始皇

之宫室為孝衛州吁以修先君之怨為孝皆裕蠱也

萊按此固不止于吝矣若前漢平之繼哀後漢靈之繼桓此爻之義與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萊按五柔中居尊乃不足于才而優于德者令聞既彰前愆克葢矣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程傳上九居蠱之終无應于下處事之外是賢人君子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于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士之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高尚其事者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萊按居蠱之終在事之外在事中者以事為事在事外者以不事為事也漸之上曰其羽可儀蠱之上曰其志可則髙蹈者流見重于聖人如此此盛世不可無巢由亂世不可無管幼安亂極而治之世不可無嚴子陵也

☷☱ 兊下坤上

程傳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韓康伯曰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

萊按彖傳曰臨剛浸而長則成卦之義在二陽浸長也專發二體者非　平甫項氏曰易之卦義不專取字訓但因事立義耳人之所需者以飲食為急故需為飲食需不訓食也人之所行以禮為重故履為禮履不訓禮也治蠱者必有事故曰蠱者事也蠱自訓壞不訓事也能臨物者必大故曰臨者大也臨自訓

泣不訓大也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來𫎇臨取二陽浸長為義蓋一陽之復雖亨而陽尚微至二陽其亨大矣天下无事不利于正而君子臨小人尤不可不正雖四陽之壯尚有利貞之戒况二陽乎當是時方共幸陽之浸長矣聖人已埀浸消之象曰至于八月有凶提醒君子俾當盛慮衰早為之防也否无及已平甫項氏曰元亨利貞六陽之卦辭

也八月有凶二陰之卦氣也二陽方長雖未成乾而已具乾之德亦未成遯而已伏遯之禍聖人豈好為豫言哉二陽之長必至於乾者天道之當然也其長如此其消亦如此者亦天道之當然也撫消息盈虛之運者可不勉其所必至而防其所將及哉

彖曰臨剛浸而長長丁丈反

汴水趙氏曰浸漸也猶水之浸其長有漸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說音悅

萊按二陽何以能臨四陰也以卦德言之說而順也无乖拂也以爻義言之剛中而應也際明良也有其德有其遇此其所以為臨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叶斗也

萊按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也乾天也曰天之德二陽之長天實為之臨故具乾四德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萊按八月有凶其說有三何氏主建子之說從子至

未八月為遯也孔氏主建丑之說自丑至申八月為否也褚氏主建寅之說自寅至酉八月為觀也汴水趙氏曰否自與泰為消長不必臨也雲峯胡氏雖主八月為觀之說然以觀消臨不若以遯消臨也長民劉氏曰以遯之六二消臨之九二何氏之說是也程子主何氏說從程子趙氏曰臨之時剛方浸長聖人已埀浸消之戒如唐五王反正未幾敗于三思當知聖人不為過計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萊按澤上有地臨之象也臨民之政无大于教養者

或曰容保民无疆地也教思无窮屬澤何哉兑之象

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序卦曰入而後説之皆教之義

也

初九咸臨貞吉

隆山李氏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卦名為咸而澤

上有地初二爻亦謂之咸陰陽之氣相感也

萊按咸感也二陽雖長四隂未消感之而後臨則不忌君子之進無心以為感庶幾服小人之心如是則貞如是則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萊按初之志行正者陽在下位求其志而已未施于事也二吉无不利見諸事矣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萊按初曰咸臨二亦曰咸臨何哉位雖不同而君子

臨小人之道則一也感之而後臨无心以為感善用其臨者也二陽浸長時已利矣又善用其臨吉无不利宜矣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東坡蘇氏曰二陽在下方長而未盛也四陰在上雖危而尚强也九二以方長之陽而臨衆陰陰負其强而未順命從而攻之陰則危矣陽不能无損以咸臨之而後吉陽得其志陰免于害故无不利萊按聖人

于蠱于剥于復曰天行于无妄曰天命于泰曰命亂于否曰有命蓋消長之機天實為之也臨彖傳曰天之道也小象曰未順命也命天命也二陽浸長天意已回四陰尚負其強盛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唯咸以臨之乃吉无不利否則起釁名爭勝敗未可知也此臨小人大道理大作用為君子者不可不知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來按三何以稱甘臨也曰兑體也以甘言美意籠絡

君子此小人情態李林甫之口甜如蜜也小人為此凡以為例也君子守正不入牢籠亦何所利乎无所利有所憂矣能悔而憂之則无咎矣平庵項氏曰六三甘臨而无攸利見君子之難悅也既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處已嚴故不受不正之媚與人恕故不治既憂之人爻辭雖為六三言之亦可以見二陽之用心矣

象曰甘臨位不當平聲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汴水趙氏曰四高位也下三爻皆其所治也至者至乎此也進至于此當臨人之位也位當臨人故得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平聲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知音智

來挼五何以稱知臨也為君之道在知人而已當臨之時二陽雖長四陰未衰五居尊位應乃在二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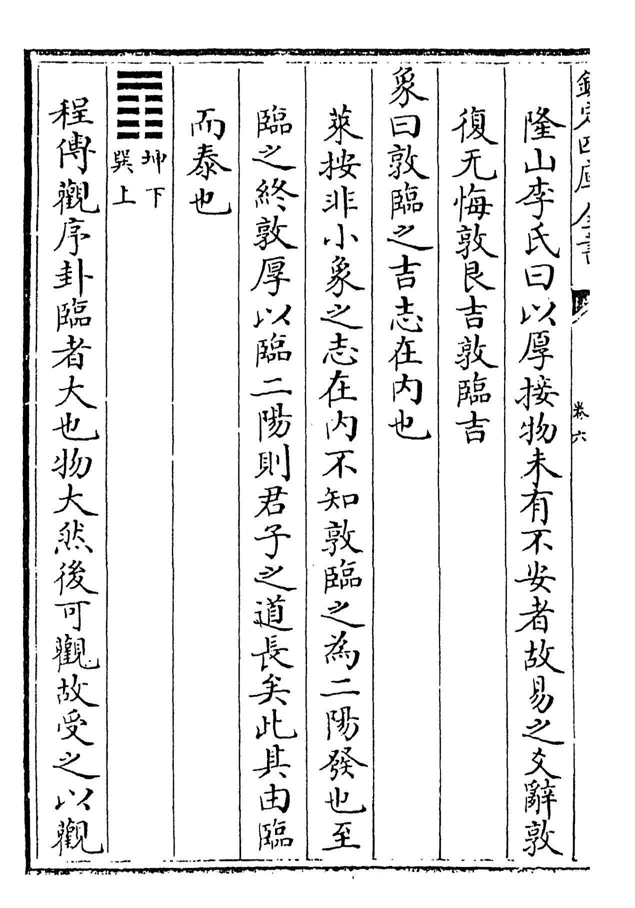
朝不少小人而五之所孚獨君子也舊說以不自用而用人為知余以不用三四而用二為知也大君之宜莫過于此吉之道也乾坤之外復姤臨遯泰否壯觀夬剥十卦皆主陰陽消長而言君子小人之消長在臣道而主乎消長之機者君也臨與遯相消長之卦遯陰之長在二臨陽之長亦在二遯之五不應二君子何必避小人臨之五不應二小人何能順君子遯彖傳曰剛當位而應惜之也臨彖傳曰剛中而應

幸之也故知臨重知人不重任人否則失卦義矣明莊烈帝之二年魏黨誅夷寵逐殆盡起用東林君子滿朝矣乃君子戇直奏對多不稱旨獨王永光周延儒溫體仁善逢帝意帝疑諸君子而信三小人未幾韓爌曹于汴喬允升輩盡去而國事日非矣大君之宜豈不以知人為重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來按舜之大知曰用中故知臨曰行中五有中德二亦有中德宜其應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隆山李氏曰以厚接物未有不安者故易之爻辭敦

復无悔敦艮吉敦臨吉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厚按非小象之志在内不知敦臨之為二陽發也至

臨之終敦厚以臨二陽則君子之道長矣此其由臨

而泰也

䷓ 坤下巽上

程傳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凡觀視于物則為觀平聲為觀于下則為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于下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本義觀者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言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萊按四陰盛長乃小人凌逼君子之卦唯九五中正居尊非小人所敢犯者聖人不取凌逼君子之義别取觀仰君子之義而名卦曰觀雖卦中本有此象此義而扶陽抑陰之義見矣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象也借致祭時誠敬之象以形恭已南面之盛而過化存神之妙在其中矣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亦其證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萊按卦不取消長之義者以陽爻居尊位也故孔子

彖傳大書特書以揭斯義曰大觀在上正其位也尊之也曰順以巽藏其用也予之也曰中正備其德也美之也曰以觀天下大一統也慶之也當位之陽如此彼四陰者敢萌異志耶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萊按下之四陰本非善者五德盛化神革其面且革其心故曰下觀而化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矣

本義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也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為觀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省悉井反

風行地上周及庶物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集程子三山劉氏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卦以觀示為義指九五也爻以觀瞻為義觀九五也

初在下民之象其觀也如童子之無所知識也百姓

日用不知可矣君子而不著不察良可羞已无咎不

足咎也集朱子項氏趙氏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叶斗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闚觀從門中觀如婦人之觀所見者狹也婦无公事

知蠶織而已女无是非議酒食而已在女不失為貞非所論于男子也集趙氏項氏

萊按觀之二中正應五亦爻之最善者周公不取此義但以闚觀醜之可見爻之吉凶悔吝皆從卦義看出中正不中正正應不正應未可一例拘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汴水趙氏曰觀水者必于海觀都邑者必之洛師觀天下者必登泰山觀言者必遊聖門門闚壁聽觀之

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荣按五曰觀我生三亦曰觀我生尊卑之殊邪正之別豈三之辭可同于五乎曰非也稱我者指成卦之主而言也蒙之二小畜之四是已觀以五為主我指五也三不中不正之小人在下卦之上其志欲進而逼陽五居尊位未敢遽進觀五之得失以為進退小人之伺君子亦竊己三方觀五五可不自觀乎故亦

曰觀我生項氏曰凡論全卦之義皆以主爻為我蒙主九二彖辭稱我者二也小畜主六四彖辭稱我者四也觀以九五為主三所稱之我即五也小過以六五為我中孚以九二為我皆統言一卦之義者需三解三鼎二旅四以本爻之吉凶稱我不在此例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叶斗也

平甫項氏曰臨二陽逼四陰九二咸以臨之不敢遽進者以陰方强盛未順命也觀四陰逼二陽六三觀

以伺之不敢必進者以陽方中正未失道也此兩象辭指所敵而言諸儒但求之本文所以未得其說也稱未者臨終當為泰觀終當為剝當斯時也特未而已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

萊按王輔嗣曰辟險尚遠趣時貴近四之謂矣大觀在上國之光也而四近之觀國之光也既觀國之制度典章光華盛美宜賔于王朝效其智力致主澤民

此懷才抱德者得志于時之所為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賔也

萊按尚賔美五也五不尚賔四何以觀焉顧炎武曰真諄臻不與耕清青相通然古人于耕清青韻中字往往讀入真諄臻韻者當由方音之不同未可以為據也詩三百五篇並無此音孔子傳易于屯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于觀曰觀國之光尚賔也觀我生觀民也觀其生志未平也是平正皆從民字讀矣于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于兌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于節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于繫辭傳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成貞皆從人民臣字讀矣至屈宋亦多此音

離騷以名從均讀卜居以耕名生清楹從身讀九辯以清平生聲鳴征成從人讀而秦漢之書亦時有之又如天淵二字古與真諄同韻者也而乾彖傳形成貞寧皆從天讀文言正精情平皆從天讀訟彖傳成正皆從淵讀大畜彖傳正從賢天讀又萃彖傳臨晉姤三象傳正從命讀今吳人讀耕清青皆作真音以此知五方之音雖聖人有不能改者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來按五中正以觀天下者也曰觀我生何哉我天下之所觀也四陰在下顒伺朝廷但有過舉羣孽萌焉可不慎乎反躬内省乃无咎也五曰君子上亦曰君

子卦唯二陽稱君子者對小人而言也　平甫項氏曰觀本小人逐君子之卦以九五中正在上羣陰仰而視之聖人取小人觀君子之象象雖如此勢實漸危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履正上九之謹身在外僅可免咎不然九五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无咎已哉明二陽向消道大而福小也如唐武宗之時内之宦者外之牛黨皆欲攻李德裕以武宗剛明在位仰視而不

敢動一日事變萬事去矣此觀之變爲剥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萊按觀民之義本諸身徵諸庶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平甫項氏曰上在卦外无名无位小人之進退下民之向背皆不由已但謹視其身思自免咎而已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萊按上之君子與五同也當聖明在御之時獨處无

位之地而羣小浸長于下其志豈能平乎故周公曰无咎而孔子曰志未平也

易俟卷六

易俟卷七

翰林侍讀喬萊撰

䷔ 震下離上

程傳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嗑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也聖人以卦之象推之于天下事在口則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强梗讒邪間隔其間不得合也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成矣

萊按頤中有物曰噬嗑易之以象名卦者始此噬頤中之物象也鋤奸去暴意也因象以求其意凡梗治而為暴者當鋤而去之刑二帝三王治天下大法也二帝三王之道皆備于易故因噬嗑之象專論治獄之道或曰反對為賁亦頤中有物也趙氏曰頤之噬也下動也賁則震上為艮非其義矣

噬嗑亨利用獄

程傳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

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瞿唐來氏曰頤中有物梗之象也寇盜奸宄治化之梗也苗蠻侵擾疆場之梗也以至君臣之際寮友之間離貳讒謗間于其中者皆梗也　東谷鄭氏曰余嘗論成卦之名取義不一不必泥二體而爲鑿說今觀此卦尤可見也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大象則曰雷電噬嗑使聖人不言之于彖則釋經者必專指雷

電而為噬嗑之說矣豈不悔全卦之義哉

噬嗑而亨叶滂剛柔分動而明叶芒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叶杭雖不當位利用獄也上時掌反

榮按噬嗑之所以亨者以卦畫言之三陰三陽剛柔分也克寬猛也以卦德言之震動離明不弛不惑也以卦象言之雷電皆至合而章也明且斷也以反對言之賁之二得中上行而為噬嗑之五雖陰居陽位而利用獄也不當位而利用獄者不過剛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中溪張氏曰蔡邕石經本作電雷　進齋徐氏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勑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校音教）

莱按中四爻用刑者也初上二爻受刑者也罪非一也輕與重可以盡之人非一也上與下可以盡之初罪之輕人之下也位下曰趾罪輕曰屨校滅趾程子

曰校木械也過小故屨之于足以滅其趾也然何以无咎也孔子曰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其斯義矣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叶杭也

本義滅趾又有不進于惡之象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臨川吳氏曰膚者豕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古禮别實于一鼎曰膚鼎

萊按二比初治初之獄也初民之象易治噬者膚也

然何以滅鼻也初剛也梗之强者反噬也鼻中而虛也中虛善治獄者滅鼻害其中虛之道也非二過也烏得咎之龜山楊氏曰鼻息之出入也初應四滅鼻者俾其絕而不通也非記于此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萊按舊說滅鼻者滅初之鼻也非也孔子曰乘剛乃受初之反噬者三亦曰遇毒則反噬之義明矣朱子曰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指二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腊音昔

萊按頥中有物何物也曰食物也若膚若腊肉若乾胏若乾肉是也腊肉噬之最難者膚噬之最易者乾胏視腊肉而較易者乾肉視膚而較難者象治獄者有難易淺深也鼻中而虛也金矢剛而直也黄金中而堅也皆善于治獄者三無是也應上治上之獄也難治噬者腊肉也且遇毒也亦小羞巳然噬之難非刑之失也不得而咎之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平聲也

誠齋楊氏曰六三以柔弱之才居剛決之位弱于齒而噬夫堅者也能不遇毒乎故曰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乾音干胏美緇反

萊按以卦象言之間于頤中者四也噬嗑四乃合也以爻言之四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何哉雖易之道變動不拘非論于成卦之爻也曰成卦之義不在爻也曷言乎不在爻也曰頤中有物在全體也故卦義以四為間而受噬者爻義噬初上而四主乎噬

也四主乎噬所治益廣所間益大噬乾胏也肉而兼骨其噬難已而四之噬也剛也直也得金矢也雖然鋤強除暴匪易事也二逢其易而傷三逢其難而吝四位高權大雖不畏反噬之事必艱且貞焉乃獲吉也六爻中惟四稱吉先儒謂四善治獄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萊妝先儒謂治獄之道惟九四最善而小象未光何哉蓋為大臣不能以德化民俾天下无間迨有間焉

而後噬之亦已晚矣艱且貞焉得吉幸已何光之有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萊按彖傳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是治獄之事專歸于五也五君也君所噬者其間必大不若膚之易也又勢尊也雷霆所擊無不摧折者不若腊與胏之難也噬者乾肉此其象已黄象其中也金象其堅也中當噬也堅必噬也四曰貞艱五曰貞厲何哉鋤强誅暴正事也危道也為臣者不可不致

其艱為君者不可不知其厲也四曰吉五不曰吉何哉刑者不得已而用之无咎足矣王者不以肅殺為吉也陳蕃之誅宦官臣而不致其艱者唐文宗之誅宦官君而不免于厲者聖人垂誡豈過計哉

彖曰貞厲无咎得當平聲也

　　按得當者得當其罪也當字之義如漢書日食之咎此人當之是已

上九何何可反校滅耳凶

萊按斯爻之義繫詞備矣　藍田呂氏曰滅耳為刖滅趾為剕刖輕刑也剕重典也初小懲不應重典上大罪胡用輕刑孔氏曰滅沒也非刑也屨校桎其足也桎大而沒趾也何校械其首也械大而沒耳也萊按斯言是也趾既斷矣屨校何施耳苟刖矣何校應脫是不可不辨　上作无位看亦不然如商鞅之車裂董卓之燃臍非罪大惡極而被刑者與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叶芒）也

本義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

䷕ 離下艮上

程傳賁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必有文所以次噬嗑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有火則草木品彙皆被其光故為賁也

萊按賁之成卦在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止發二

體非其義矣　平甫項氏曰古之聖人謂人之情不可以徑行也因其羞惡辭遜之節而為之文以飾之其交也以禮其合也以義百拜而飲三辭而受六禮而婚所以飾其情而養其恥也荀子不知而以為偽晏子不知而以為勞戰國之君以為迂濶西晉之士以為鄙吝嗚呼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以察天命之變成人倫之化者也可一日无乎故賁之六爻无一爻凶咎者疑者亦終于无尤吝者亦終于有喜聖

人之賁文如此若之何以庸人之不便嘗經世之大防也哉

賁亨小利有攸往賁彼僞反

萊按物相雜曰文故賁以柔文剛剛文柔成卦平甫項氏曰賁之卦辭微夫子彖傳其誰通之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來按柔來文剛者噬嗑之五來而為賁之二也分剛上而文柔者噬嗑之初上而為賁之上也質非文不行柔來文剛故亨柔不可大事剛來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剛柔往來乃自然之文天文也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于二十八宿經星之次舍是也卦德之文明以止者人文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粲然有禮以相接截然有分以相守也觀天之文而四時之代謝日月之薄蝕災祥之倚伏皆可察其變焉觀人之文

而禮以坊其淫樂以導其和制度等威以定其志天下化而從風習而成俗矣賁道詎不大哉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萊按庶政而无文飾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矣故曰明庶政折獄則不可文飾也曰深文曰舞文曰文致其罪曰文法誅皆獄之所大忌也故曰无敢折獄如張敞之殺椽吏也曰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深文也嚴嵩之殺楊椒山也曰假傳親王令旨舞文也如漢宣之殺楊惲也曰日食之咎此人當之文致其罪也徐有貞之殺于忠肅也曰不殺于謙

今日之舉為无名以文法誅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舍音捨

萊按傳易者以初觀初未以四觀初遂不辨舍車而徒之曷故也卦之義柔文剛剛文柔四與初相應而相文者舍車而徒不受四之招也正應也曷為不受其招也孔子曰六四當位疑也禍從疑生甚且目為冦也可受其招乘其車耶聖人于賁之初設此象以告巖穴之士俾夷然高蹈不入權貴之門以銷文字

之禍垂誡深矣使禰正平楊德祖之徒達于舍車之義詎及于禍耶何云賁其趾也初在下趾之象若乘非義之車辱莫甚焉徒步而行衆人以為羞君子以為賁也漢上朱氏喜論象于噬嗑之初曰震為足趾之象賁初曰趾豈亦震為足耶二體且未然求之互體者愚矣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本義君子之取舍決于義而已

六二賁其須

萊按二柔來而文剛者賁之主也何以主乎賁也曰再索得離遂成文明之象離之主即賁之主也曷言乎須也離麗也二附三猶須附頤故近取諸身而象須也曷為乎附三也曰相文也禮樂文章之事非在下者所能興也三下卦之上也又陽也得二之文而潤澤焉典章度數彬彬乎可觀也故小象曰與上興也指三也漢上朱氏曰毛在口曰髭在頰曰髯在頤

曰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梅巖袁氏曰陰不能以自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能以自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以自興也得上而後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梁妆舊說三得二陰之潤澤是不然巳柔文剛剛文柔三陰三陽相比相應而相文者不可雜而亂也三

比二相文者也二離主也文之至也三得之而潤澤焉濡如也文聖人所尚也永貞之戒何哉曰貞文之中有質焉曰永懼其久而流于過也卦之文莫三若也離體也又受二之文也故發文質不可相勝之義

韓魏公曰琦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乎是三受二之文是已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夢游潘氏曰陵勝也文終不能勝質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白波反

菜按四與初相應而相文者初招之不至四不得其賁皤如也初何以不至也曰四疑初也又何以白馬翰如也曰疑者久當自釋知其非寇而實親也下三爻離也二爻三極賁道之盛上三爻艮也止也初不文四上不文五曰皤如曰白賁皆不得其文者也何以不得其文也四疑五吝高潔之士翛然遠引矣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叶怡也

萊按初无可疑曷為乎疑也六四所當之位疑也乾之四尚有或之之辭豫之四尚有勿疑之戒是已既知其非冦而實親也則終无尤矣要之于終者疑必久而後釋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戔下千反又音牋

萊按五君位也當賁之時粉飾太平之事未有過于求賢者賁于丘園招巖穴之士也丘土之高者園曠遠之地上之象也上曰白賁非應名而來者也嗟乎

求賢盛事也上比五宜相文者不來何義哉曰五之求賢也非眞能用賢者亦文焉而已弗共天位也弗食天祿也束帛戔戔吝之道也然在五美招隱之風在上高却聘之節有相文之義焉終吉者如漢武徵申公輭囷雖不竟其用安車蒲輪傳為美談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叶戲也

㸔按喜莫大于求賢故孔子深與之

上九白賁无咎

來按上分剛上而文柔者何云白賁也曰以卦義則剛柔之相文也以爻義則賁之極也人以文為文上以白為文也白可受采而不受也又艮主也篤實輝光也篤實質也輝光質又生文也雜卦曰賁无色也措上也聖人不專尚文且以質救文之失也情見乎

辭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來按蠱之上曰志可則賁之上曰上得志士各有志

未可相强也

☷☶ 坤下艮上

程傳剥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卦五陰而一陽羣陰剥陽故為剥也以二體言之山附于地剥之象也

萊按賁之後繼之以剥文之不可專尚也

剥不利有攸往

萊按難之在天地者屯也屯之難人得而治之難之

在國家者蹇也蹇之難人得而救之難之在父母者蠱也蠱之難人得而幹之故聖人皆勉之以往至于剥則小人専害君子天下事不可為矣一言以盡之曰不利有攸往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

萊按剥剥也猶巽巽也先儒有訓落者汴水趙氏曰落物自落也剥有剥之者剥不可訓落也剥者夬之反也夬彖傳曰剛決柔也剥彖傳曰柔變剛也隆山

李氏曰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萋斐浸潤以漸蝕之使日銷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自一柔變而為姤漸至于剥幾幾乎剛皆為柔所變矣嗟乎小人得志之時有髙爵厚禄以誘之有誅鋤竄逐以恐之非特立之士烏能不變哉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長丁丈反

桼按否言小人道長剥言小人長何哉蓋否之時三

陰三陽君子與小人均也特其道長耳剥則幾无君子矣故曰小人長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叶杭也

葉按不利有攸往君子之道窮矣而小人之毒何以救之孔子觀二體之象得順而止之之義焉小人之焰張矣逆之徒受糜爛之禍順之或收斡旋之功猶履虎者悅而應之遂不咥人也狄梁公之于武后王文成之于張永皆順而成功者漢之李杜明之楊左

皆逆而被禍者此其間有天焉盈虛消息循環于不窮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故君子尚之夬之時寧不知今日之剝剝之時寧不知後日之復乎隆山李氏曰君子處剝之時知後日之必復故樂天知命以待之不然憤羣隂之彚進不審時量力而抗之激其蠆尾之毒而甘受其禍于事亦何補哉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桒按不曰君子曰上者在位者也不在位之君子已

不可有所往矣在位者既不能去小人亦不可干朝政惟施澤于下尚可為也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本義剥自下起滅正則凶　節齋蔡氏曰牀者人之所安故取以象剥足在下又取以象初　隆山李氏曰剥卦陰爻凡五六三舍羣陰以應上九故无咎六五率羣陰以受制于陽故无不利若初六六二六四則居剥之世專以陰剥陽者故三爻皆因剥牀而凶

聖人雖于陰類當長之時猶不許小人之害君子其戒昭然也（萊按牽蘗陰以受制于陽非說見本爻）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叶滸）

萊按君子得輿象曰民所載也剥牀以足象曰以滅下也何哉葢遯之時君子之身已退否之時君子之道已消日侵月削以至于剥竄逐誅鋤幾无噍類當斯時也小人之害不在君子而在民矣此大象以厚下安宅為義也嗟乎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未有民受

其毒而君不受其害者以故平甫項氏曰剝之小象為君言之也曷言乎為君言也初民也剝初則无民矣曰滅下二臣也剝之時未有乃心王室者是无臣也曰未有與四曰切近切近于五也剝膚之災及君身矣曰切近災是君子小人消長之際乃人君切身之利害也此聖人之微旨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象臣位也蔑貞則臣之中

无君子矣安得不凶集程子項氏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棐按未有與從項氏若舊說云陰未有與五陰剥陽之時其所與者亦多矣

六三剥之无咎

本義衆陰方剥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

棐按反對之義剥之三復之四也于復獨與初應曰

中行獨復于剝獨與上應曰剝之无咎程子以呂强比之良然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叶澌

來按失上下而无咎者坤喪朋而有慶之義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本義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叶兹

來按牀者身之所安也剝牀失其所安也初民位也

二臣位也剝其足民失所也剝其辨臣失所也臣民失所利其災者視為不切近而勿恤也剝膚則災及君之身矣然孰非小人之為害耶隋煬帝時民死于戰者衆矣入都城笑曰大有人在臣率而叛者多矣觀天象戲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直至索鴆不得悔何及哉是知剝臣民者剝膚之漸也可勿懼與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栞按宮人象也一卦之中唯上九一陽餘皆陰也猶

一宮之中唯天子一陽餘皆陰也卦中實有此象非别自取義也五君位也告之以處小人之道也小人駢進貫魚之象其勢雖不可遏其志在得寵利而已處之之道莫若以處宮人之道處之被之以恩澤絶之以事權既无肆虐亦不生變君子食其福小人免于害貞无不利也或曰小人之竊威福者其才智過人宮人寵之遂弭服耶曰此等小人乃遯之二否之三小畜之四也若剥之五陰黨類甚衆用之不可誅

之不能外戚宦官之象被之恩寵絶其事權萬世無弊之道也故孔子曰終无尤

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怡叶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萊按夬至于上極小人之衰落矣揚于王庭去之也一小人不可留也剥至于上極君子之衰落矣碩果不食留之也一君子不可去也艮為果蓏果之象在上獨存碩果不食也一君子在上衆君子安其位羣

小人受其庇也輿所以載也廬所以覆也君子得之澤可及人小人剝之禍且及已得輿剝廬之象著君子之功破小人之惑也平甫項氏曰上九當剝之終巋然獨存天若祐晉則為謝安之止桓溫而天下皆得所載天不祐漢則為王允之死于漼汜而小人亦相隨而亡二者皆天也故此爻無吉凶之詞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叶祭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叶膩也

平甫項氏曰一陽雖孤若收而用之下民得所載矣

惟不可以小人雜之蓋小人雖當危急之時亦必妒賢害國不亡不止故曰終不可用萊按項先生之言是也唐之衰也藩鎮横于外宦官横于内羣小終不容李德裕宋之南渡也宗社未安讐恥未雪羣小終不容李綱可嘆也　又按剥之時為君子計不可不去豕之不利有攸往是也為世道計不可不留文之碩果不食是也如韓琦不去王安石之新法必多匡救葉向高不去魏忠賢之毒焰何遂猖狂所關詎不

大哉

䷗ 震下坤上

程傳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一陽生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于地中也陽君子之道消極復長故為反善之義　邵子曰无極以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于復陰起

于姤也又曰復次剥者治生于亂也姤次夬者亂生于治也未有剥而不復者未有夬而不姤者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萊按邵子之學全在復姤二卦故圓圖專取陽生子中陰生午中之義其詩曰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是也

萊按六陰之下静之至也冬至子半一陽動焉震一索而得男也故乾之一陽為萬古之元復之一陽為一歳之元　陰生曰姤姤不期而遇也陽生曰復復

既去而反也既去而反者内之也不期而過者外之也雖陰陽只是一氣而扶陽抑陰之意見矣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萊按以天道言資始者必流形也以人道言復而臨臨而泰也亨也復言出入无疾可見剥之時君子出不得亦處不得復言朋來无咎可見剥之時朋亦未必來來亦來不得東漢之時范滂遁還終亦不免南宋之時韓世忠不見舊日部曲非其證與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萊按復者剝之反也復之初剝之上也窮上反下其道以七日來復也觀剝之不可往知復之可往矣七日來復之說不一或曰自姤至復凡歷七爻一爻為一日七日也焦京竊斯說也以坎離震兑各主一方以六十卦分主一歲以六爻分主一日凡三百六十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分于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之說起焉或曰自建午之月至建子之月歷七月

也不曰月而曰日者猶詩之一之日二之日也萊謂七月之説是也臨二陽之卦曰八月有凶復一陽之卦曰七日來復二陽八月一陽七月矣與夏至冬至之期合又何疑焉隆山李氏曰陽消而言月者幸其消之遲陽長而以月為日者幸其長之速也

彖曰復亨剛反

建安丘氏曰此云剛反言剥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為復也下文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為臨為泰以

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龜山楊氏曰一陽復于下而五陰在上則陽微而陰猶盛小人衆而君子獨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身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

萊按山附于地曰剝剝則以順而止地中有雷曰復

復則以順而行時有汙隆道有行止順則一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萊按剝曰天行復亦曰天行不利有攸往曰小人長利有攸往曰剛長消息之道盡于此矣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本義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于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

萊按論天之行有晝不能无夜也有春不能无冬也

有雨露不能无霜雪也論其心則闔所以闢也消所以息也殺所以生也地不能行故專言天天不獨生故兼言地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本義安静以養微陽也 丹陽都氏曰舜十一月朔巡守而此言后不省方則知巡守者是月也不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本義一陽復生于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于善不抵于悔大善而吉之道也

薬按陰則為人欲陽則為天理此孔子與顏子論仁曰克己復禮也復既失復得之謂也禮吾所固有復之而已故以顏子當復之初爻也復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曰不遠復不復則悔矣復則不至于悔吉之大也孔子則從心所欲不有失何有復自强不息乾之

道也顔子則三月不違仁有所失故有所復物與无妄震之為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萊按復有三義卦天地之復彖君子之復爻人心之復文王彖辭主君子小人消長而言周公爻辭不取此義何哉蓋復之一陽非衆小人所能害也復之五陰非一君子所能去也故不從消長發義而以進德修業為本曰修身曰下仁曰從道曰自考養成德業

然後為臨為泰為壯為夬方有本領方有事業不然何以謂之君子哉

六二休復吉

本義柔順中正近于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南軒張氏曰克已復禮為仁顏子也二去初未遠能從初而復所以為下仁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陰處動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屢失故危復則无咎集程子

朱子

檕按顔子三月不違仁故為不遠之復頻復則日月至焉者得一善不能拳拳服膺以即于失聖人危之矣又能復焉故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叶九

臨川吴氏曰頻雖有厲復則能補過矣故于義為无

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本義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叶斗也

白雲郭氏曰剝六三乃復六四反對其義相類在剝取其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

六五敦復无悔

隆山李氏曰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柔之主則未嘗不附而順之无所于逆故復為一陽之長而六五則以敦復无悔臨為二陽之長而六五則以知臨為宜泰為三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帝乙歸妹為祉大壯為四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喪羊于易无悔諸卦五爻大率皆以下順陽剛而得居上之體作易者當陽長之世以此垂訓所以為君子地耳萊按李先生之言是也消長者君子小人也主乎消長之幾者君也君

不順陽陽又何能長耶敦復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也初无祇悔五无悔有由勉而安之意雲峰胡氏曰初善心之萌五善行之固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叶朽也

建安丘氏曰二四待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而復故曰自考二四其學力之功五其天質之美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

萊按復貴下貴早居卦之上處復之終迷而不返者曰迷復凶之道也有災眚災害並至之義迷復之最甚者莫過于窮兵黷武故極言其凶以儆戒之曰終有大敗其始未必不勝也勝則禍遲而大也曰以其國君凶所凶不僅在國也國破而身亡也曰至于十年不克征十年數之終也恥終不可雪仇終不可報國終不可復也如夫差之伐齊隋煬帝之征高麗皆

迷而不復者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斗叶也

桼按君有君之道反之安得不亡易中亡國之君皆于上爻發之失五之位而居旡位之地也

易俟卷七